



高
阳
著



友
谊
出
版
公
司





2 039 4306 4



高
阳
著



友
谊
出
版
公
司

0322

1482



百 花 洲

*

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*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9 $\frac{3}{4}$ ·字数235,000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309·7 定价1.55元

A 11
250 百花洲

楔 子

大明永乐元年正月十三，辛卯。

皇帝自南京南郊大祀殿，大祭天地还宫，下了第一道使用他自己的年号的诏令：周王橚、齐王榑、代王桂、岷王楙，复旧封。

永乐皇帝——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棣，自建文元年起兵“靖难”，他的十四个藩封在外的弟弟中，前后有七个与他共患难，或者受他的连累：封在开封的周王橚，行五；封在青州的齐王榑，行七；封在荆州的湘王柏，行十二；封在大同的代王桂，行十六；封在大宁的宁王权，行十七；封在岷州而改镇云南的岷王楙，行十八；封在宣府的谷王穗，行十九。他们，或者自焚而死——湘王柏；或者被削爵幽禁；或者召还京师；或者在燕王军中。等燕王成功，他们的命运也都改变了，脱出患难，依然富贵，议功议亲，优遇不同。

周王橚是永乐皇帝的同母弟。其实，皇帝与他的那一个兄弟也不同母。朱棣是朝鲜美人硕妃所生，但他不肯承认庶出，自称与建文弟的父亲，早薨的太子标、行二的秦王棖、行三的晋王桢，以及行五的周王橚，算是嫡出的同胞弟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朱橚在复爵周王以后，另有诏令，加禄五千石。

谷王穗建有殊勋，不是他开金川门迎接燕王，南京不致陷落。因此，皇帝即位，赐乐七奏，卫士三百，改封长沙，加禄二千石，酬庸最厚。

现在，齐王、代王、岷王也都复了旧封，所要安置的，只有宁王权一个人了。

“召宁王！”皇帝吩咐他最宠信的太监郑和：“到乾清宫来见我。”

该怎么酬谢他呢？踌躇的皇帝，自然而然地浮起了犹新的记忆。

“燕王善战，宁王善谋”，是洪武末年武将儒臣的公评。但这也只是一个比较的说法，燕王善战亦善谋，宁王善谋亦善战——否则，高皇帝在日，不会把他封在大宁，赋予备边的重任。

喜峰口外的大宁，东连辽左，西接宣府，以形势的重要，号为巨镇。宁王统兵八万，革车六千，其中包括剽悍的朵颜三卫——泰宁卫、福余卫、朵颜卫，元朝宗室阿礼失里归降的蒙古骑兵。

因此，少年的宁王，得与佐父起兵定天下，久著威名的燕王相提并论，同为藩封就国的十七位亲王中的名王。

每年秋九月，统重兵的西安秦王、太原晋王、大同代王、甘州肃王、广宁辽王、韦州庆王、宣府谷王，各领劲卒会师，出塞行猎，较习骑射，称为“肃清沙漠”。这一年一度，耀武扬威的盛会，作东道主的就是宁王。

但弟兄间亦如英雄惺惺相惜，真正赏识宁王的，是他的四哥燕王。

自洪武二十三年以后，北方的军事，几乎完全归雄才大略的燕王负责。或则征讨，或则巡边，曾有多次出塞的机会。对于他封在边疆的几位弟兄的统驭才能，以及所属部队的优劣，考察得明明白白。在他的心目中：宁王第一，辽王其次，此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了！

因此，当他在建文元年，密谋起兵“靖难”——其实是想夺他胞侄建文帝允炆的江山时，就会向部将表示：“如果能得大宁，断辽东，取备边的精兵助战，大事就有希望了！”

话虽如此，他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宁王和辽王的助力？

朝廷自然了解这两处强藩的举足重轻的地位。建文帝也知道，如果他的十五叔、十七叔与四叔合谋，那么，帝位就有不

保的可能。因此，听信了亲信大臣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学士黄子澄的话，下诏召辽王和宁王入觐。

结果，辽王由海道到了南京，宁王却不奉诏。建文帝用齐泰和黄子澄的“削藩”之策，以致于湘王自焚而死；周王、齐王、代王召入京师被幽禁；岷王废为庶人，流徙到漳州。这些都是新近才发生的事，善谋如宁王，当然不肯自投罗网。

于是，建文帝下诏削除宁王的护卫，作为惩罚。朝廷与宁王间的裂痕，正好造成了燕王的机会。

他知道大宁的将士都集中在松亭关，所以率领劲卒，自刘家口间道攻大宁——宁王并无守城之责，采取观望的态度，而燕王为了表示尊重他的封国，拿下了大宁，却约束部下，不准进城——进城的只他自己。

“十七弟！”燕王一见了宁王便执手痛哭，“你要救我。”

“四哥！”宁王惶惑了，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！别伤心！”

“我怎么不伤心？我起兵‘靖难’，只是想剪除齐泰、黄子澄这两个奸臣。”燕王拭一拭眼泪，愤然作色地又说：“皇考驾崩，齐泰、黄子澄矫诏不许亲王晋京奔丧，叫你我弟兄抱恨终天，负下不孝之罪，还离间咱们跟皇帝的骨肉之情，周、齐、代、岷到底犯了什么罪名，那两个奸臣撺掇皇帝这样子对待叔叔？十七弟！你想想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不在了，我居长，眼看人伦剧变，自相残杀，我怎么能不管？发兵‘靖难’，也不过是兵谏而已，不想皇帝又听信奸臣的话，叫李景隆率兵五十万攻我，非置我于死地不可！十七弟！我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？”说着，又号啕大哭。

宁王好不容易把他劝得收了泪，细问来意，燕王要求他代为上表谢罪。

宁王毫不迟疑地答应了。他极乐意做这个调停人。能把这么个动摇国本的大乱子调停下来，是一件安邦定国的大功劳，可

以请求改封南方繁华膏腴之地，并且长保强藩的地位。

于是，好学博古的宁王，亲自草表，为燕王解释不得已起兵的委曲，请求皇帝宽恕。同时，邀请燕王入府。弟兄间话不尽的家常，转眼六天过去，燕王说要走了。

在这六天中，燕王的驻扎在城外的部队，有少数军官进城，表面上游览访友，实际上另有密谋。宁府护卫，不少来自江南，住不惯荒凉苦寒的塞外，有着浓重的乡思。朵颜三卫早就向往着关内的繁华，因此，都愿意随燕王南下“靖难”。

第七天一早，宁王在郊外设酒为燕王饯别，筵间变起不测，失去自由。燕王亲自登高处一呼，宁王的护卫，蜂涌而至，肃然听命。

于是宁王和他的王妃、姬妾、世子，以及细软宝货都进了松亭关——松亭关守军的家属，都在大宁城内，燕王的军队秋毫无犯，因此，松亭关守军怀德畏威，不战而降。

被挟持的宁王，在燕王军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他为燕王画策定计，起草檄文，燕王对他，曾有“事成当中分天下”的诺言。

现在，大事已成，而“中分天下”的诺言，是燕王——永乐皇帝不肯也不能实现的。唯一的办法是改封。但改封在何处呢？皇帝有着不少的顾虑，因而始终搁置在那里。搁到现在，实在是无法再拖延了，才决定把宁王找来，先问问他自己的意思。

“宁王在御书房候驾。”郑和奏报。

“嗯。”皇帝自寝宫走了出来，到御书房门口，挥挥手，示意郑和留在门外。

乾清宫是便殿，亲王觐见皇帝，在这里只叙家人礼。皇帝坐受宁王四拜，然后赐坐。

“大宁地方太苦，我当然不会叫你再回去。”皇帝问道：“我

想给你个好地方。你自己看呢？”

宁王早知道一定要改封。此刻听皇帝这样说，竟是要他自己选择，喜出望外，脱口答道：“苏州。”

“苏州是畿内。”

京畿附近，向不藩封。宁王自知失于考虑，歉仄地答说：“是。我疏忽了。请四哥让我到杭州去吧！”

皇帝心想，杭州还是离南京太近，将来北方有事，少不得还要亲征。监国的太子高炽，忠厚有余，机变不足，万一祸生肘腋，照样搞一次“靖难”的把戏，太子不是他的对手，自己又身在北方，鞭长莫及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

于是，皇帝摇一摇头，徐徐说道：“杭州，从前皇考给了五弟，”那是指周王橚“后来又改开封。建文无道，给了他弟弟，”那是指允熲，建文所封的吴王，“非分之福，那里享得成？看起来，杭州是个不宜藩封的地方。”

一连两个钉子，碰得宁王背上发冷。他用沉默来表示他内心的愤怒。

“好的地方还多得很。”皇帝的声音非常柔和，“建宁如何？”

建宁虽是闽北的重镇，但福建还没有藩封，要封何不封在福州？这样想着，宁王更不高兴了，然而就是要拒绝，也得陪笑脸：“那是个险要地方，我怕责任太重。”

“那么，重庆呢？”

四川的膏腴之地，第一是成都，已封了给蜀王，其次是川南，川东差得多了，宁王不要。“四哥知道的，”他用气候不好的理由来推辞：“我住惯了塞外，不怕冷怕热，重庆的夏天，叫人受不了！”

“喔，”皇帝忽然想到了一处：“有个好地方：东昌。”

东昌倒是人文荟萃，物产丰殷的好地方，可是山东已有齐王和鲁王，再封在那里，相形见绌，无趣得很。所以他老实答

道：“一省三王，似非所宜。请四哥再考虑。”

这也不能，那也不好，皇帝不高兴了：“你去接十二弟的封国！”他沉下脸来说。

那是指湘王柏的封国荆州。宁王看见皇帝的脸色难看，心头一惊！诸葛亮所指为“用武之国”的荆州，居长江的上游，对下游的南京，形成建筑之势而构成严重的威胁，东晋王敦自荆州内犯，直下南京；桓温镇荆州，号称“割天下之半”。建文元年，有人告湘王谋反，湘王即以居冲要嫌疑之地，无法剖白，所以阖宫自焚而死。此刻皇帝忽然说要叫他到荆州去，莫非心存猜疑，有意试探？

这样想着，宁王疑惧交并，复有无限的委屈——“中分天下”的诺言，抹煞不论，苏州杭州不肯封，这都不去说它，到此刻，对曾共患难的至亲骨肉，竟无端猜忌，叫人太寒心了！

于是，宁王哭出了一副又怕又伤心的眼泪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皇帝以做哥哥的口吻叱责：“哭什么？”

宁王怎能明说哭的原因？一急，急出一个好主意：“十二哥死得好惨！”他哽咽着说：“四哥，我，我不到那伤心之地去。”

这番做作，皇帝倒是信以为真了，安慰他说：“好吧，你不愿意到荆州，咱们再商量……。”皇帝忽然想到了一个人：卓敬。

建文初年，户部侍郎卓敬密奏：将燕王改封南昌。到燕王登了大位，曾经感慨地向他的第一号亲信——一个俗家姓姚，法号道衍的和尚说：“建文的那批奸臣都要害我，唯有卓敬是好的。建文如果听了他的话，干戈早息了！”

“不然。”道衍回奏：“卓敬不是好意。南昌地居下游，万一有变，自南京发兵镇压，如探囊取物。如果建文听了卓敬的话，陛下那里还有今天？”

这是个启示，皇帝定了主意，友爱地说：“十七弟，我真的不愿意你封得太远，见面不方便。我想，你到南昌去吧。你那

天走？我要做首诗替你送行。”

宁王自然知道皇帝的用意，再有异言，将讨个极大的没趣。“谢谢四哥！”他满面堆欢地站起来拜谢，“等过了正月，我就走。”

宁王薨于正统十三年，世子盘斌早死，封国一传靖王奠培，再传康王觐钧，三传上高王宸濠。

永乐皇帝崩于永乐二十二年，六传而为正德皇帝。正德是个顽童，不喜欢做皇帝，喜欢做武将，自封“总兵朱寿”，而宸濠，却不喜欢做藩王，喜欢做皇帝。

自王莽以来造成的传统，想做皇帝的人，都是从谦恭下士开始的。

“唐家今天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贵客临门。”

“一匹、两匹……唷，一共十三匹马。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说是江西王府里来的。”

“江西王府？不就是南昌的宁王？难道王爷来了？”

“不懂嘛就不要假充内行！藩王不准离开封国，南昌的王爷怎么会跑到苏州来？”

“唷，唷！你算是内行？那么你说，宁王派人去看唐解元干什么？”

“当然有事。”

“你还不是不知道？内行也不过如此！”

“好，好。我也是假充内行。你请躲开点，……。”

“呃、呃，你为什么推我？‘桃花鸣’是你的私产？我站一站都站不得？”

“怎么？你想打架？”

“你说打就打！”

两人各自退后一步，揎拳掬臂，嘴里叽哩咕噜地骂着，却不见他们动手。四周的人，围成一圈准备看热闹，那两人骑虎难下，都觉得有些尴尬。

幸好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唐解元出来了！”于是准备打架的和准备看热闹的，一齐把视线投向出门送客的唐解元。

唐解元生在成化六年，那年岁次庚寅，所以单名寅。寅属虎，居长，因而别号伯虎，后来改了叫子畏。宏治十一年应天府乡试，中了第一名举人。苏州人最重科甲，所以不论人前背后都称他为唐解元。

他所送的客，是个九品官员——宁王府长史司典簿，鞠躬如也地对唐解元尊敬得很。做主人的却是礼数疏略，随随便便点一点头，看那典簿及从人上马离去，他也漫步着往巷口走去。

“唐解元，可是宁王派人请你去做官？”有人关切地问他。

“瞎说！”

“那么来干什么呢？”

他笑笑不响，徜徉着去看文征明。他跟文征明、祝枝山、徐祯卿，号为“吴中四才子”。徐祯卿早死，祝枝山在广东宁兴做知县，他在苏州的好朋友，此刻只剩了文征明一个人了。

“我知道你今天要来看我。”文征明一见他就这样说。

唐寅一楞，立刻他也明白了：“宸濠的人，一定也来看了你！”他说“宸濠”是宁王的名字。

“他们是上午来的。我想避而不见，无奈蜗居湫隘，没有能躲得了。”文征明说。

“宁王的信上说些什么？”唐寅印证地问：“也是请你到王府去教书？”

“不。说是新建‘阳春书院’，请我去盘桓些日子，品题那些亭台楼阁。”

“那么，你去不去呢？”唐寅念着“滕王阁序”中的名句说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凉秋九月，命驾出游，走一趟南昌也不坏。”

文征明不作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我作了两首诗回报宁王。”

唐寅接过素笺所写的诗稿，一看是两首七律：

“潦倒儒冠二十年，无缘仍在利名间。敢言冀北无良马？深愧淮南赋小山。病起秋风吹短发，雨中黄叶暗三关。不嫌寒巷颜回辙，消受炉香一味闲。”

“经时卧病无人过，自拨闲愁对酒歌。意外纷纭知命在，古来贤达患名多。千金逸骥空求骨，万里冥鸿肯受罗？心事悠悠

那复识，白头辛苦服儒科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托病不去。”唐寅笑道：“宁王的来使，倒好说话，就这样放你过去了？”

“那里肯？纠缠了一上午！先是争‘去不去’？后来又争‘收不收’——结果，我收了他四色土仪，那五百两金叶子，到底让我退回去了。”

文征明的外圆内方，狷介淡泊是有名的。但是，有时候拒绝别人的好意，也得有些手腕。唐寅就没有这些本事，因此，倒要细问一问。

“送我的，也是五百两金叶子，再三不肯收。可是，说破了嘴也没有用。你倒是怎么推辞了的呢？”

“我对来使说：你把金子收了回去，我拿这两首诗给你回去复命。否则，连这两首诗都不给。那人想了想，只好听我的。”

唐寅点点头。拿起诗稿来又看了一遍：“意外纷纭知命在，古来贤达患名多。”他翻来复去吟哦着这两句，说道：“你这两句诗，正好说到我心里。”

文征明知道他的感慨。宏治十一年秋闱，唐寅高中以后，与江阴首富徐经，同舟北上会试。这年春闱的大主考是文章古雅，名重一时的礼部右侍郎，专典内阁诰敕的程敏政。据说他的家僮，受了徐经的重贿，事先泄露了试题。于是给事中华昶参劾程敏政，自然也牵连到徐经和唐寅。

其时，试期刚过，还未发榜。皇帝下旨：程敏政不得阅卷，已经准备录取的，叫大学士李东阳复校。结果，并没有取中徐经、唐寅的卷子在内。这可以证明程敏政是清白无辜的，但有人为了排挤程敏政，继续制造流言，因此程敏政、徐经、唐寅都下了狱。

这一场官司打下来，程敏政倒是无罪昭雪了，但受池鱼之殃的唐寅，却因为前一年乡试主考梁储的揄扬，曾经拿自己的

文稿去请教过程敏政，被当作一项罪名而黜为“吏”——做文字工作的衙役。这对读书人是绝大的侮辱，唐寅不干！

经过这样一次严重的打击，唐寅变成了狂放不羁的名士，但他内心是有分寸的。譬如，在文征明这种方正的人面前，他很少显露狂态。当然，文征明对他的所以疏狂颓废，也是充分谅解同情的。

因此，他自己托病辞宁王的聘约，却劝唐寅接受邀请，到南昌去舒散潦倒抑郁的心情。

“我去是想去，但那教书的差使，可真不想干。”唐寅笑道：“侯门的内眷，往往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笨得要命。再说，王府的规矩太大。所以，我虽受了他的礼，实在并不想去。”

“这万万不可！”重然诺、守信义的文征明正色说道：“既然答应了人家，自然得要做到。听说宁王颇能礼贤下士，决不会疏慢你。至于说是学画的人笨，那就要看你作老师的本事和耐心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唐寅作出深深受教的样子。其实，他的话一半也是违心之论。教画不甚愿意，看美人却大有兴致，只是不便告诉带三分道学气的文征明而已。

想不到文征明却提起了这一层：“宁王府有九位美人，将来都要做你的学生？”他问。

“大概是吧。”唐寅还是不肯多谈，“我也听说有那么九位美人，将来是不是跟我学画，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“宁王的来使是怎么说的呢？”

“只说宁王的娄妃想学画。”

“都说娄妃贤德，这倒是你一个好学生。”文征明深深点头，继以郑重的告诫：“子畏，你一向风流浪诞，此去可要检点行迹！王府不比吴兴仕宦人家，别在那里沾花惹草，万一出了事，怕没有人能救得了你！”

这就算临别赠言了。唐寅记在心头，辞别回家，早有他的一班酒友在等着。平日，他就是典质了衣物款客的性格，这一天无端发了笔财，出手自然更豪阔了，置酒高谈，整整闹了一夜，醉得人事不知。

他的继配沈夫人深知他的脾气，只要有钱买醉，天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答应了宁府，半月之内到南昌，这样日日纵饮，会耽误正事，所以赶着雇好了船，打发他动身。

于是，他又痛饮了一场，带着浓重的余醉上船，趁一帆好风，溯江西去。

经过镇江，他自然不肯错过一游金、焦、北固的机会。停舟登岸，在金山寺中遇见了一位好朋友。

* * *

“你何以到此？”唐寅劈头就问。

“你何以到此？”他的朋友执手反问。

“路过金、焦，自然要来逛一逛。”

“难得之至！你居然舍得离开苏州？此行何往？”

“鬼打架的事！”唐寅摇摇手说：“到什么宁王府去教画。教画是假，看看被我教的人，到底是怎么个国色天香是真。”

他的话还没有完，他的朋友已扯着他的袖子往回拖，一叠连声地说：“走，走！到你船上去谈！”

唐寅倒奇怪了，他从未见他如此张惶过，“怎么回事？梦晋！”他问。

梦晋姓张，单名灵，苏州有名的三狂士之一。三狂士以年龄作次序，第一祝允明，其次唐寅，再次张梦晋。祝允明生来六支手指——大拇指上另生一指如枝，所以别号枝山，于思满面，好作恶谑，叫人不敢亲近。唐寅纵酒颓废，难以亲近。只有张梦晋的疏狂，既不象祝枝山的反抗礼法，也不象唐寅的有托而逃，只是不肯随波逐流，喜欢别出心裁，所以狂得可爱。

加之他年纪轻，美丰仪，多才多艺，擅于词令，因而张梦晋这个名字，不仅传播于文场酒阵，也为大家小户的闺阁之中所常常提到。

前几年，他们常由祝枝山领头，做些惊世骇俗的举动。自从祝枝山去了广东，少了个中心人物，连唐寅和张梦晋的踪迹也疏远了。因此，无意间客地相逢，就是张梦晋不说到船上去谈谈，唐寅也一定会为他停舟一两天，好好儿作一番盘桓，只是，唐寅不明白这个为学官革了他秀才头衔都不在乎的张梦晋，何以有如此紧张的神色？

回到船上，唐寅一面叫人置酒，一面问道：“我临走之前，所有的熟人都来看我，独不见你，好不奇怪！不想你一个人悄悄儿溜到金山来干什么？”

“看在钱的分上，来替金山寺的和尚抄经，”

一向不事生产的张梦晋，居然肯到金山来抄经，可算奇闻。所以唐寅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总有点缘故在里面吧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你还记不记得‘行乞图’？”

唐寅怎会不记得？那幅“张灵行乞图”还算是他的得意手笔——是这年春天的事，有人以重金买了唐寅的四幅画，有了钱，他非把它花光不可，于是在虎邱大宴亲友。

不知如何造成的疏忽？竟漏发了张梦晋的请柬。极熟的朋友原可做不速之客的，他却有心跟唐寅开个玩笑，故意扮成一个蓬首垢面的乞儿，到虎邱的盛会上去乞讨，不要钱，只要酒。

有那好事的人，问他何所长？他说会做诗。诗丐应在雅人之列，于是给了他纸笔，命题做诗。这个也要试他一试，那个也要考他一考。一名乞儿，成了盛宴中的上宾，夺尽主人的豪举的光彩。

半天功夫，张灵做了二、三十首诗，一首诗一盏酒，喝得

酩酊大醉，才揭露真相。唐寅一时兴起，即席画了一幅“张灵行乞图”。在座的名士如沈周、吴宽，都有题咏，把这幅画点缀得越发名贵了。

唐寅所知道的，到此为止。现在听他提起“行乞图”，又说“说来话长”，那么在这幅画上，一定又生出许多事故，便兴味盎然地答道：“当然记得。怎么？可是画上出了花样？”

“花样出得大了。”张梦晋大大喝了口酒说：“就在你叫人把那幅画送来不久，有位五十开外的老者，登门求见，自称崔文博，要买我那幅画。”

“你卖给他没有？”

“我说：‘我不卖。这幅画尤其不能卖；理由不必说了。’崔老者点点头说：‘我也早知道足下决不肯割爱的。无奈小女一定要我来试一试。到底碰了壁！’”

“啊！”唐寅越发感兴趣了，不仅因为其事突兀，而且因为那位女郎要买的是他的画，颇有红粉知己之感，所以惊喜地问道：“那位崔姑娘赏识我的画？”

“当然与你的画名有关。但也因为我那番举动，被当作一段佳话的缘故。”张梦晋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当时，我一听崔老先生的话，也象你现在一样，要问个明白。他说，前一天……”

前一天，崔文博曾亲见张梦晋在虎邱“行乞”。他是路过的游客，带着女儿到浙江嘉兴去探望岳家，经过苏州，独游虎邱，正好遇见了这件韵事。回船以后，少不得要细细说给他女儿崔素琼听。

崔素琼在南昌有才女之称，认为象张梦晋这样，才算是“真才子”。同时她也想收藏一幅唐寅的画。于是要求她父亲来看张梦晋，商量转让这幅“行乞图”。

放诞风流的张梦晋，听崔文博说明了原因，慨然表示，卖虽不卖，却可奉送。崔文博大喜过望，当即邀请他上船，说是